第一版　　星期六　　RHENMIN RHBAO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

人民日報

（第七四四號）　今日一張兩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一月定價二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零售每份五十元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登記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為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華北銀行總行
由邯鄲遷移石家莊市正式開始營業啓事

敝行由邯鄲遷移石家莊市後，蒙冀南各界之襄助，行將籌備就緒，定於六月五日起正式開始營業，辦理存款、放款、匯兌業務，（通匯地點：邢台、邯鄲、南宮、臨清、長治）歡迎各界指導。

總經理　孫繼武
副經理　賈星五
行址：石家莊市南大街廿二號

招募鐵路工人啓事

本局為了工作需要，決定招募鐵路道班工人一百名。條件：
一、二十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身體強健者。
二、工資待遇——月資小米從一百八十斤到三百斤，按技術高低勞動態度評定等級。（有特殊技能者，年齡不加限制，工資還可提高。）
三、須有區村證明信。
四、招收時間——自六月五日起至六月底，願幹的可逕向邯鄲鐵路局來報名。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交通廳　邯涉鐵路局

懷慶合作總社啟事

總社奉令結束，業於本年五月底辦竣決算分紅，各單位機關幹部股金及修武機關幹部股金移交沁陽縣聯社接管；焦作市政民股金移交博愛縣社接管，希各股東知照。

懷慶合作總社

冀南化學製藥廠啟事

逕啟者：敝廠奉命改為冀南行署工業交通處化學製藥廠，並為了發展工業，繁榮市場，抵制外貨起見，現由舊址（威縣曹莊）遷移邯鄲市城內（東門裏南斜街）照常營業。凡與敝廠往來主顧，希今後直來新址接洽為盼！

冀南行署工業交通處化學製藥廠啟

蘇曹等村尚未糾偏 邯鄲縣委熟視無睹
★對生產影響頗大★

【本報消息】日前總分社記者走訪邯鄲縣蘇曹等村，發現該地糾偏工作尚未開始，組織異常混亂，縣委領導對許多嚴重的問題熟視無睹或很少注意，現就耳聞目睹分別報導於下：

首先是錯鬥中農至今未補償，且仍在繼續損害中農利益，直到最近生產貸款中還排斥中農。據蘇曹與劉二莊的坐村幹部談：蘇曹肯定錯鬥了的中農十二戶、貧農二戶；劉二莊在全村三十五家被鬥戶中，至少錯鬥中農十二戶。記者在蘇曹的被鬥戶中調查了兩戶，其中有一李揚齋，事變那年只有五畝地，八口人，靠做生意養家；日寇佔後生意倒塌，周家贖回幾畝當契地。鬥爭時有地十九畝，一處莊，一個騾子，一個驢，從來沒僱過長工；鬥後掃地出門，沒留一畝地，李以賣花生瓜子糊口，其子則外出趕車，孫子們討吃街頭。另一個叫李仰禎，十一口人，二十五畝地，抗戰開始那年僱過一年小長工，被鬥後只剩八畝地。據該村工作人員白同志談，五十多家被鬥戶中，類似情況還不少，因為怕把富農富裕中農補償了，所以不敢肯定為中農。該縣補償錯鬥中農，在麥收前二十天就作了決定，但至今無一補償，蘇曹只做了登記調查，沒有補償，其原因是工作中碰到一些

繼續侵犯中農利益 補償要「等麥後再說」

具體困難，比如錯鬥從什麼時候算起？群眾已分了的東西怎樣辦？那些東西必須賠？等向縣提出後，縣委也沒有具體辦法，只說等麥後再說。可是另方面他們又急急忙忙的分果實，來一個「染房裏不能退白布」的局面；同時有些地方還在侵犯中農利益。南蘇曹去年鬥了磚木匠的騾子，今春貧農輪流喂，輪流使，但大家光使不喂，以致瘦得站不起來；村幹看到報上叫退還中農牲口，便將騾子退給韓某；然而牲口剛剛喂肥，貧農團就又把騾子牽走了。還有生產貸款中排斥中農。據二區幹部談：第一次貸款佈置說：光貸給貧僱，不貸給中農，誰貸錯誰負責，事後檢查，全區貸款戶裏無一中農。第二次貸款說中農可以貸，但貸款的戶與款都很少。蘇曹貸款是：貧農決定誰貸，誰才能貸。決定貸款的會議連新選舉的中農村長都不讓參加，新村長說他在貸款中的任務是只管按章，「貧農決定了，咱就按個章。因為人家銀行貸款手續上有『村長章』一項。」記者問他為啥不叫參加，他說：「咱是中農。」這種排斥中農的現象，直接影響和打擊着中農的生產情緒。

地富大部未安置 無地要飯的都有

其次，掃地出門的地富，仍有大部未安置。蘇曹五十多家被鬥戶中，九戶，五十三個人無地，麥收的前兩天還有人要飯（現正收，靠拾麥糊口）。劉二莊三十五家被鬥戶中，七戶，五十一個人無地，其餘被鬥戶每人平均只有一畝七分四（弱）的地。（縣委工作組在此，發現有八十多畝荒地，在不讓有荒地的觀點下，才給了無地戶些地。）記者曾以蘇曹被鬥戶討飯與無地的情況詢問該縣某負責同志，該同志說：「幾個被鬥地富，和不肯定為中農者，等秋後抽補中解決。還村要飯的情況我還不了解。」而另方面，對無法生活的人們仍有隨便沒收及無代價使用其勞動的現象。蘇曹有一金藏書，鬥後男人外逃，家中只有婦女小孩，麥前還不斷要飯，他家被鬥後還剩些磚，想賣了換些吃食，公安局聞訊，便找農會去買，以每磚二十五元的價格（據說市價三十元到四十元），一下買了三千二。錢交了農會，無形中又對金家來了一次沒收。北堡村幹來縣受訓前，提出割麥鋤地困難，不願來，區幹就說：「去吧！保證不能荒了地，叫被鬥戶給你鋤地、割麥。」公安局一同志談，類似事實，各村還很不少。

再次：組織混亂，幹部恐慌，直到最近——五月底——還有一民兵上吊。土地法大綱公佈後，邯鄲普遍有了貧農組織。據該縣負責同志談，貧農組織是由三方面而來：一是去年複查時的貧僱小組，在土地法公佈後，便一轉而為村中的最高權力機關；二是土地法公佈後一些舊村幹的反對派，自動組成貧農團；三是今春生產貸款，成立了一些貧僱生產委員會。現在這些不同來源的貧農組織，均在左右着村子的一切。據二區幹部談：就是那些自發組織，有的事前我們知道，有的事後承認了其合法。區幹宣傳貧農權力後，沙西小區的民兵，把槍都交了貧農團，縣委所在地的蘇曹，組織了生產委員會（據談這是村裏的最高權力機關），而且沒有宣佈舊村幹撤職，就選舉了新村長、新幹部。於新組織興起的同時，老幹部舊組織普遍躺倒，說什麼「卸磨殺驢」，「割韭菜」，「咱這一茬不行了，換吧！」老幹部的恐慌直到五月二十八、九日，二區李莊還有民兵上吊。近幾天麥收中五區賈變及二區李莊某些在縣受訓的村幹，均發生家裏麥子被鬧的現象，就在一區南蘇曹，新村幹領導割了老村幹秦興隆的四畝麥子，並拿壞麥地強換歸給他的好麥子。與此同時，二區一黨員批評縣委說：「我的青苗地不敢再動了，不知那會叫人家弄走？也不知將來

新舊組織極端混亂 「放又放不下，管又管不了！」

誰收哩！」這時領導上感到了賜開老組織的不對，但不敢拋開新組織，形成為「放、又放不下；管、又管不了」的苦境。在完全賜開老村幹的錯誤政策後，該縣於五月下旬集訓了所有的老村幹，據縣書談：[illegible]決了問題。但新從下邊回來的一區幹部談：這種估計似乎過高。他說他區老村幹回去後，不少村子的情況比前更混亂了。中級民兵隊長，一去說：「貧農團沒經過批准，一律取消」；並說新村幹有貪污，要算賬。新村幹說：「要算賬也好，你們老村幹幾年的鬥爭果實賬未算，咱就一齊算吧！」新老村幹爭執不下，致成僵局。另一些老村幹，說集訓是因了某些原因，才把他們提起來，說：「用着了靠前，用不着了靠後。」而新村幹則說：「[illegible]會議說叫咱貧僱當家，這又不叫了，說咱不算啥。」

在和該縣某負責同志研究這些混亂情況中，記者曾詢及本報所載——有關邯鄲的「群眾好辦法」是否完全真實？該同志說：「我還不知道是什麼問題。」對李莊一民兵上吊，二區鬧了村幹部的麥子，他說有還未同事，但不知道村名、人名與時日，說是已派人「調查去了。」對邯鄲糾偏工作未開始，究竟是左還是右的問題，該同志認為：「恐怕不徹底是主要的。」不徹底表現在那方面？究竟有多少？該同志未作具體回答。記者僅就縣委認為不徹底的一個村——劉二莊的材料做了研究，據說這村「在抗日時期為模範村，土地改革時期為落後村。」全村有二百五十七戶，被鬥戶數佔全村戶數的百分之十二點九，其中有七戶，五十一人無地（現都多少有了點地），三十五戶中所有的土地，是三百八十七畝五分，每人平均一畝七分四（弱），低於全村平均數的一畝。其中只有部份軍工烈屬保有少量井地（平均四分多）和水車、牲口等；房子也多被搬出，只是有的沒搬出；從土地房子上看，他們還不是應得的一份。據說在政治上不徹底是：三個教員中有兩個被鬥戶；三個倉庫人員中，亦有兩個被鬥戶；三個治河委員中，有一個被鬥戶；黨員中兩個被鬥戶（去年複查時已清洗）。但就該村工作同志已經肯定錯鬥了的中農，至少有十二戶。

劉伯承工廠運動

邊區軍工處四月間召開的「劉伯承工廠運動」總結大會，歷時十三天，大會代表們認真細緻的總結了一年來的運動成果與經驗。並舉行了隆重的授獎典禮。還在去春，為適應戰爭形勢對軍工業的要求，並執行中央局對軍工廠，改為企業化的指示，領導上即提起了「劉伯承工廠運動」，決用此持久的競賽方式把工作向前推進。競賽是由總工會同志下廠發動，軍區政治部則鼓勵各廠職工參加，形成了群眾性運動。避免了過去勞模運動中英雄突出、孤立、許多人跟不上，以及大旗運動中的錦標主義等毛病，使這次運動的開展較為全面有力，比以往幾次運動成績都大。最好的是第二廠，產品數量逐月增加，以第一季為百分之百，第二季即增至百分之一四○，第四季即增至百分之二三一點四。在質量方面，全年能正確掌握正常標準，未發生一次「炸槍」及其他「膛炸」、「炸彈尾」等毛病，前方反應都很歡迎。在成本方面，則逐季降低，以第一季為百分之百，第二季即降為百分之七一點四，第三季降為百分之五四點九，第四季降為百分之三三點五。在工廠管理方面，各種工作的發展比較平衡，尤以組織生產、管理生產為優，全年各月都按期交貨，從未延誤；上級要求的臨時突擊任務也能如期完成；並改進工具一百多件。經大家公議評選，二廠獲得了「劉伯承工廠」的光榮稱號。其他各廠的成績也不小，如一廠翻砂部有一個組，五天完成全月任務。四廠一分廠鍋爐，因改進工具，燒煤減少將近一半。九廠的汽油廠產量不小，質量也很好，解決了缺乏原料的問題。電力廠發電量增加，保證了各廠的用電。一般的產量都增多了，成本都降低了；各廠改進工具共約三百件。運動中工人們的勞動熱情不斷增高，工人自動加工，合計二一七四二○個。另外不要工資獻工二八四八個。可是，大家並不自滿，有些廠的組織與勞力配備不夠好，成本核算不夠精確等缺點，也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並加強了整體觀念，互相學習，認識到每個廠的成績與別個廠都有關連，成績是大家合作的結果。大會並以兩天時間，分組學習了今年「二．七」的新華社社論。大家決心把工廠辦得更好，更企業化，在這次運動的基礎上，把各廠都變成「劉伯承工廠」。大會最後一天，軍工處領政委作總結報告，指出：一、一切工作要圍繞一個中心——生產；要搞到質量好、產量多、成本低，三者不可缺一。二、要發揚改進工具及工作方法，這是最大的節約，是減低成本的主要方法。三、要強調制度，從嚴密制度着手。強調有紀律有秩序，各廠材料人員不能說「大概」或「不知道」。四、工作要互相配合，互助合作。廠與廠間的關係，要着重自我批評；五、互相照顧，共同研究改進。報告後，隆重進行給獎。軍工處為獎勵各廠的偉大成績，特備獎金[illegible]萬元，獎狀八幅，紀念冊紀念章各三千；另外還有各機關送的錦旗，除二廠得到較多一部份外，各廠都得到了適當的獎品。中央局、邊府還特給大會和「劉伯承工廠」全體職工寫了賀信，中央局賀信中的幾句話特別使大家鼓舞：「目前，我軍正在展開全面進攻，爭取全國的勝利；黨要求你們不僅要大量生產，而且要減低成本，提高質量，組織為發展人民的兵工事業而奮鬥！」

短論
希望邯鄲縣委迅速端正政策

邯鄲縣蘇曹等村糾偏工作，至今尚無一點眉目，而且各種偏向還在嚴重發展。最可驚的，是這些現象，一直在縣委機關駐地的蘇曹村發生，而該縣領導上竟熟視無睹，這十足的證明了官僚主義的存在。邯鄲縣委所以如此，第一是他們忘記了毛主席所教導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請看，李莊民兵上了吊，二區鬧了村幹部的麥子，他們竟不知道是何村，何人與何時？對群眾呼聲與幹部情況是這樣的不關心，不熟悉，請問貫徹黨的正確政策又何從談起？

其次，是執行黨的政策的自由主義態度。我們覺得邯鄲縣委不是在執行政策中克服困難，而是不堅決執行，因而也就不知道困難和錯誤之所在。比如對邯鄲工作「左」與右的估計，說是「恐怕不徹底」，這並不是該縣領導上實際了解與分析情況的結果，而是主觀的估計。說是「左」還是右，我們當然無法制定，但蘇曹、劉二莊的不補償中農，就全縣來說究竟是「左」還是右的無政府狀態偏向，這是應該首先糾正的。目前全區，有的地方正在進行糾偏工作，作得很有成績，但也有不少地方與邯鄲縣委的態度差不多，至今仍然不了解下情，不研究政策，糾正錯誤，改進工作，客觀上形成對黨的政策的抵抗。我們要求邯鄲縣委認真思想打通，下級幹部抵抗，其實都是領導作風和思想上的問題，迅速端正政策，改進我們的工作，如果記者了解情況不對，還可以共同商討，一切為了迅速端正政策改進我們的工作。

豫北保麥戰連獲勝利 八天殲匪五百

【太行消息】豫北四、五分區地方武裝、民兵，八天保麥出擊，連獲勝利，殲敵五百一十名。五月二十七日晚，四分區我地方武裝分數路向盤據清化及焦作外圍的據點出擊，炸毀碉堡十五座，殲敵一百六十二名。修武、獲嘉、武陟、安陽、湯陰、鄴縣、新鄉等地民兵、區幹隊、民兵於上月二十七至本月三日，主動深入敵後，設伏、埋雷、襲擊敵人，並結合群眾攻勢，瓦解搶麥蔣匪。上月二十七日夜，修武四區幹隊與支援邊地鬥爭的武工隊、川民兵輪戰隊，分四路挺進到西陵、鳳凰寺一帶，二十八日以地雷、冷槍殲結合，主動出擊敵人，創造了模範戰例。修武民兵[illegible]本月三日設伏於中已村（木欒店西十多里），[illegible]

太行某團四分隊 一天助收百三十畝

【安陽消息】太行五分區五二部隊某團四分隊，在麥收動員後，經過醞釀討論，都認識了兩個問題：（一）糧食是軍民的命根；（二）保麥、助收和殺敵是戰爭勝利的保證。隨即開展了保麥助收立功運動，戰士們自發的個人與個人、班與班提出了挑戰。麥收剛開始，全隊一百二十餘人自動參加了助收。有的打場，有的割麥；二班常發青等四同志，放哨回來不午睡，自動去助收，五班副班長馬金德同志，身患瘧疾，也積極去參加割麥。僅四號一天，即割麥子一百三十畝，大部將麥子給群眾擔回場來。此外，還幫群眾打場十餘次。並在收割中普遍的開展了宣傳工作，打破群眾對麥收的麻痺思想。（楊志宗）

提高警惕！
閻匪利用日寇搶劫人民 道坪麻痺輕敵吃了大虧

【壽陽消息】五月廿八日，榆次城閻匪軍八、十兩縱隊各一部，糾合日軍五百餘人，共千餘名，由榆次城向我二區道坪村進犯；在道坪恐慌不安的住了一夜，第二天即狼狽竄回原巢。經一天多時間，道坪所受損失很大，被敵搶去糧食五十一石，各種麵一百八十七斤，麻油八十四斤，海鹽一百七十五斤，布二十八丈，棉花三十二斤，鍋二十八斤，棉衣、皮襖、單給衣、包袱、被子、蓆子、鍋、鋤、刀等甚多；鍋一百七十三隻、豬五口、羊一百四十五隻；捉去羊工二人，有五戶被敵一搶而光，要甚沒甚。這次敵人進攻，有三個特點：

一、敵人是絕望掙扎性的弄壞出擾，破壞性非常大。不僅是搶糧、抓丁，而且搗毀農民一切用具，製造災荒。一路踏踏青苗廿四畝，不但搶糧，被毯、蓆都要搶光。

二、配合特務活動，事先有偵察，人未到前即有特務沿路探陽一二里放一個紅條，那有紅條條敵即從那裏走。在行軍時表現紛長，怕受殲滅。

三、不先到邊沿活動，而長途的向我腹地偷襲。道坪離榆次城五十餘里，以為不要緊，情報不靈通，敵人到了才知道敵人來了；只有武委會主任趙愛羊同志一人按了兩個地雷，炸傷敵人三個。現二區公所已派幹部到道坪恢復情緒，並總結此次戰爭實際情況，教育群眾，提高對敵仇恨，加強對敵鬥爭，整頓組織，武裝保衛麥收。（壽陽辦公室高臣唐）

磁營村不讓地主鑽空子 馬場區村幹部受了地主的騙

【冀魯豫消息】南樂五區磁營村沒有把政策的精神向群眾講明白，安置地主和富裕中農的界限（鬥爭沒有劃清），讓地主鑽了空子。地主王振蘭（五口人，一頃三十畝地，並經常僱兩個長工，過着剝削的生活，本人不參加主要勞動）被清算後，[illegible]村幹部給他地，他不要，找貧農二春說：「你家西那五畝地是我的地。」地主李保印（六口人，一頃地，僱一個扛活的）[illegible]振佳、李振保等六家地富，在鬥爭時被掃地出門，[illegible]

[illegible]

批評與建議
收買土布要照顧災民困難 請有關經濟部門負責答覆

編者同志：

[illegible]（邢南）

中原我軍橫掃平漢西側土蔣
再克漯河廣武郾城
方城葉縣舞陽廣武土蔣匪七百被殲

【新華社中原九日電】中原解放軍一部，本月三日，在郾城以西李灣附近地區戰鬥中，殲滅蔣匪方城、葉縣、舞陽三縣自衛總隊五百名。計生俘敵三縣自衛總隊指揮官劉某（名待查）及葉縣縣長胡東才以下四百餘名，斃傷數十名。同日下午收復郾城，守敵南逃，我乘勝追擊，續於四日，再克漯河。

【新華社洛陽前線九日電】解放軍一部，六月二日晚，再次收復鄭州西北之廣武縣城。活捉守敵自衛總隊長兼廣武縣副縣長周玉興以下一百九十餘名，繳小砲一門，輕機槍三挺，長短槍六十五支。

日報，已開始在城內發行。市內善後救濟工作，亦正積極進行中。

晉北游擊隊 俘傅匪一班

【新華社晉綏九日電】大同敵保安第十九團一個班搶糧被俘。該班於五月二十六日，在該班長朱子華率領下，竄至大同西北地區搶糧，當即被我游擊隊包圍，經我游擊隊戰士喊話後，全班十四人自動放下武器，交出輕機槍一挺，步槍九枝。據朱子華等說：該班係今春在府谷被我殲滅之傅匪朱其美殘部，經綏南竄來大同，彼等備受閻部歧視虐待。

南陽以東之捷重創張軫主力
中原蔣匪處境更困難
中原前線我軍發言人評論稱

【新華社中原前線九日電】中原前線司令部發言人頃對記者談此次南陽以東戰役的經過稱：此次戰役從五月二十九日開始，到六月二日結束，歷時五天，共殲張軫兵團八千餘人。如果把我軍同時在漯河地區阻擊蔣匪十八軍，殲敵千餘的戰果一計算在內，則達萬人。這是我解放軍給予蔣賊的又一次沉重的打擊。這次戰役的經過，是當我軍五月上旬宛西大捷，殲敵萬人，十七日佔領軍事重鎮老河口殲敵四千後，南陽、襄樊異常危急，蔣介石、白崇禧急令信陽綏區主任張軫率十師、二十師、五十八師等三個師，經宛西增援。這位張軫將軍，以每日二十里至三十里的速度，化了十天十夜，總於趕到了南陽。其時，我軍早已勝利完成宛西作戰，接兵休息了幾天後，張軫膽大起來，在平、內鄉地區作了有阻礙的遊行，接着便在鎮佈了他的蔣蔣戰果。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我軍另一支部隊，突然出現在平漢路上。二十六日佔領了駐馬店，白崇禧於慌亂之餘，又令張軫率領他的三個師回增援確山。不料二十九日就遭到我以南陽以東約八十里的陡旗營以南地區，有力兵團的突然攻擊，經過兩天激戰，傷亡一千人以上，乃於卅一日狼狽向西潰竄。我軍乘勝猛追，本月一日拂曉，將敵五十八師師部及其一八三旅全部等五千餘人，被包圍於南陽以東三十餘里的馬劉營、連班莊地區，旋於二日夜間將其全殲。其圍張軫統率十師、二十師及駐守南陽的師，全力數次增援，均被我軍十一擊潰，張軫僅率殘部逃竄，惶惶如喪家之狗，三日晨竄至南陽城郊。到我軍正乘勝遙迫南陽，當我軍圍殲張軫之際，蔣匪曾急令十八軍由許昌向南增援，被我有力兵團阻擊於漯河地區，五天五夜，前進不過三十餘里，其傷亡被俘亦在一千以上。我漯河兵團的頑强打擊，對於南陽以東的勝利，起了直接有力的保證作用。發言人總稱：蔣匪在中原戰場所保持的機動兵力，本來就不多，而在平漢線南段的，則只有十八軍和張軫的十師、二十師、五八師等三個師，經過這次戰役，五八師主力已被殲滅，十師、二十師亦受創慘重，一時均難以恢復元氣。這種情況，使得蔣賊本來就是被迫應付，捉襟見肘的中原軍事形勢，在人民解放軍今後日益强大的攻勢面前，將會處於更加困難的境地。

害怕西北解放軍新攻勢
西安蔣匪驚慌備戰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據各方報導：在西北人民解放軍連戰皆捷的聲威震撼下，西安反動派極爲驚慌。上月底，正値南京國防部和中央社宣傳所謂涇渭河谷大捷之際，蔣記陝省主席祝紹周，卻向外國記者說：「共軍將於兩三月內再度進攻西安」，「共軍正以大吃小，消滅政府守軍」，「西安很可能成爲太原、瀋陽、長春第二」。最近西安蔣匪，强抓大批老百姓增築城防工事，數百里外農民，亦難倖免。同時大量勒索根餉，强徵麵粉向火速籌集軍餉，以致市上糧價猛漲，全市各種苛捐雜稅越來越多。光是所謂「戡建捐」，全市各商號即需照營業稅的二十三倍繳納，居民則照房捐加倍徵收，人民均怨憤地說：「款子逼人，沒有老百姓活的路了」。該城蔣記官員，亦開始逃走，去渝等地的飛機票，均出現高價黑市。西安中國交通兩銀行，當解放軍攻洛陽時，已將賬簿帶運成都。

熱西隆化城 秩序已恢復

【新華社冀察熱遼九日電】熱西隆化城收復後，秩序迅速恢復。解放軍衛戍部隊於解放該城第三日（五月二十八日）晨，即宣佈撤銷戒嚴令，城內外交通完全開放。戰鬥剛結束，近郊碉堡即爲羣衆陸續平毀，逃竄山溝的老百姓紛紛回城，民主縣政府入城辦公後，即分別召開各行業座談會，一面聲明保護發展工商業政策，一面爭取各階層的意見與要求。解放軍宣傳隊的漫畫標語，極爲羣衆注目。冀察熱遼長大報紙羣衆

我軍大破隴海碭徐段
殲匪五百控制鐵路百五十里

【新華社中原前線九日電】解放軍一部，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向蔣匪修復未久的內戰重要交通綫隴海路徐（州）碭（山）段發動破擊，攻克夾河、郝寨、楊樓、黃口、李莊等車站，控制鐵路一百五十里。解放軍在作戰中，殲敵七十一師一三九旅四一六團二營全部及鐵甲車第五大隊第三中隊。共俘敵四百五十餘人，斃傷敵七十餘名。繳獲機關砲兩門、九四式山砲一門、六○砲八門、重機槍五挺、輕機槍三十一挺、步槍三百餘支、卡賓槍七支、湯姆式槍六支、各種砲彈一千餘發、一一五號鐵甲車五節、火車頭一個。

津滬濟南等地工商業
普遍倒閉和衰落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綜合各方消息：蔣匪區工商業普遍陷於倒歇及衰落的嚴重情境。上海著名的六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國貨、麗華四家，月初，每日平均營業收入合計已不到五十億元，則每日收入五六億元，而每月開支則幾達營業收入之半數，均感難以維持。全市捲烟工廠，至四月底，全部與局部停工的已達總數的三分之二。三月份全市捲烟生產量爲十二萬箱，至四月上半月，則已減產至三萬箱。據該業人士稱：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爲捐稅負擔太重，已提高貨物稅的稅率，至原價的百分之百。天津織襪工業，因受蔣匪當局壟斷棉紗的打擊，已無法維持。手工織襪廠戰前有二百家，現已不足一百家，機器織襪廠，僅存兩家，已從每日三百打，銳減至一百四十五打，大衆織襪每日銷量一百雙左右，較前減少三倍。濟南各種工廠、商號，今年一二月份倒閉達四百餘家，至四月底又有百餘家要求歇業。皖北商業中心蚌埠，在蔣匪壓榨下，各業商號，亦紛紛倒閉。三月份內僅大商號倒閉者，即有大興棉紗號、華新印刷所、泰豐顏料莊、盛泰綢布號、裕恆協記號、裕誠綢布莊、裕豐誠記號等七家，其他較小之商店行莊停業者更多。

四川鹽業停工減產
慘遭四大家族壓榨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據滬報披露：受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層層壓榨的四川鹽業，大多數已陷於停工減產的境地。全川廿八家鹽場，至今年三月間，已有一半以上井戶灶戶被迫停火，產量銳減三分之一。即目前尚在勉強維持的灶井，也朝不保夕。蔣幫對鹽民剝削方式多種多樣，如所謂「產鹽價格歸公」，鹽務當局，隨意規定鹽價，運商照價購買，鹽由蔣家鹽務當局運到銷區後，再由鹽價加百分之十八利息及若干所謂「合法利潤」，付予運商，即將鹽存入「官倉」，加上鹽稅高價出售，其間差價，全爲官僚資本掠奪。以今年一月份川南五通橋情形爲例：蔣當局規定該地每引（每引二百斤）鹽以蔣幣三千五百萬元的低價向灶商買進，再以八千三百萬元的高價賣出，除去灶商實際所得百分之四十二及運商少量所得外，僅「價」一半左右爲官僚資本所獨吞。同時蔣當局又以「核定鹽價」名義，以上月物價指數來規定下月鹽產成本，且任意壓低鹽價應增指數，如去年六月份，平均物價漲百分之二百以上，而蔣當局規定七月份向鹽商購鹽價格，僅增加百分之七十二。蔣當局並於去年一月份起，改變「專賣政策」爲所謂「自由產運」，作更進一步的剝削，規定運商向灶商購鹽，只繳三成現款，其餘七成由運商和蔣幫掌握的「銀團」辦理「押匯」，由「銀團」付款給灶商。但在物價不斷上漲下，銀團卻將鹽款凍結，在去年一月份的數目，拖延不付，去年十一月份以後的鹽款，直到今年二月才分六、七次付給，致鹽商血本遭受慘重損失。

蔣黨內部更加分崩離析
「行憲內閣」遭遇難產
翁文灝按照美國主子意旨組閣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蔣介石「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的人選，因蔣家朝廷軍事經濟危機嚴重，蔣黨內部更加分崩離析，使這第一任的「行憲內閣」遭遇難產。蔣介石爲了組織這一個「行憲內閣」，從五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東張西望，按美國政府的意圖，抬出一個親政學系的翁文灝來作行政院長。翁文灝又經過主子才把班子湊齊，於本月二日登場。美國通訊社稱：翁文灝之所以能作行政院長，是因爲他「具有資格」，足以與美國對華援助計劃合作」，「在中美合作方面有經驗」，「是宋子文的密友」和「宋子文以外唯一符合條件的人」。翁文灝登台後的開場白，就老老實實說：「要敦睦邦交」。對美帝國主義援蔣滅華的計劃要「開誠商洽，善爲運用」，以此來「報償友邦輔助匡襄的好意」（中央社）。翁文灝的副院長是不久以前由美國回國的顧孟餘。新的國防部長何應欽，從前曾被美國人踢開，代以陳誠，現在又被美國人撿起來代替陳誠。何應欽在這次爲「國大」開幕時，才由美國回國。他在就職後對美記者的談話中說：「過去我們沒有充分利用美國顧問團提供的意見，我打算改進聯絡工作，並採取其他步驟，保證美國顧問關於現代化訓練軍隊的方法，得以充分應用」。

抗議美帝扶植日本威脅中國
滬三萬學生集會示威
美帝公然壓制學生愛國運動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據塔斯社上海五日電引字林西報消息：上海各校大中學生三萬人，六月三日在交通大學露天廣場上舉行抗議美國扶植日本侵略勢力威脅中國的示威大會。三萬到會者，在開會前起立向八年抗戰犧牲的數百萬軍民致哀。該報稱：同樣性質的大會，正在蔣匪區其他城市舉行。按：此爲一個月來上海愛國學生界抗議美帝對日反動政策所舉行的第三次大規模示威集會，第一次在五月四日，第二次在五月二十二日。上兩次人數均在萬人以上。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據各方消息：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再度公開干涉上海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而其走狗蔣介石匪幫則在主子支持下，對愛國運動實行進一步的殘酷鎮壓。美國大使館與領事館官員訪商聖約翰大學之後，該校美國當局除迫令學生停止「民族展覽會」（前誤爲種族展覽會）外，復於六月二日下令停課考試，提前放假，然後將嚴格檢查學生思想，[illegible]二人現已開除，[illegible]該校學生已經集會抗議，並要求校方收回開除學生的成命。另訊：美國駐滬總領事卡波特在五月三十日演說中，竟以侮辱口吻說：中國學生們所吃的糧食中，「很多」是由於美國的「慷慨」。當學生們在五月二十九日晚會上活報劇演出全身貼滿美金標誌的山姆大叔與手持鈔袋的日閥勾結的醜態時，美國青年夜校校長紀德竟切斷電燈，迫使停演，並以正式的會商抗議書一件，提交晚會的主持人。與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壓迫同時，國民黨中宣部於五月三十一日發出國民黨青年部五月二十一日的代電，禁止蔣區各報及通訊社刊載學生愛國運動動態，祇准各報刊登該部屬下各地青運會所發佈歪曲事實的消息。國民黨中央日報六月四日發表社論，迫促各大學當局應效法聖約翰美國當局的法西斯壓迫，叫囂對愛國學生「斬草除根」。上海若干國民黨報紙則大叫「用軍隊格殺」愛國學生。五月三十一日，蔣匪指使特務學生搗毀上海學院「時事漫畫展覽會」，將學生作品撕毀，毆傷及逮捕學生多人（逮捕數目，路透社報導爲五人，合衆社爲三人）。另一學生竟慘遭蔣特從三樓推下重傷腦部及腰部，被捕學生將被解往蔣匪法西斯「特種刑事法庭」。滬市法西斯頭子吳國楨、宣鐵吾等爲加緊恐怖鎮壓，復於六月二日舉行談話會，由吳匪宣佈各項壓迫學生運動的法西斯辦法，強迫各校當局接受。

美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
嚴斥司徒雷登
干涉中國學運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據紐約六日訊：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頃嚴斥司徒雷登干涉中國學生愛國運動。司徒於本月四日奉美國務院之命，發表一極端侮辱中國人民的書面聲明，公然指責和誣衊中國學生目前所進行的反對美帝扶植日本侵略中國的愛國運動爲「錯誤」，爲「陰謀」，並以威脅口吻要求學生停止這一愛國運動。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宣佈，該會已致電司徒雷登，抗議此一聲明，電報由該會執行主任羅素簽名。該電文稱：「作爲承認中國人民自決權利與反對美國人干涉中國內政的美國人，我們爲你（指司徒）膽敢告訴中國學生要他們對於影響中國的美國政策不要採取不同意和鼓動反對這一消息所震驚。美國大使以「不幸後果」威脅中國學生，與戰前日本帝國主義試圖鎮制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是一模一樣的。對於我國（指美國）政府同蔣介石對學生進行恐怖鎮壓，我們感到憤怒」。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宣稱：該電文已到達華盛頓國務院，該委員會並要求國務院否認司徒雷登的談話。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莫斯科時代雜誌五月三十日[illegible]指出[illegible]對中國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評論已日益增加：中國學生運動由於國民黨當局壓迫學生組織（按指三月底蔣匪下令解散華北學聯）所引起的學潮還未完全平息，新的學潮又爆發了。這次學潮的發生，正當去年五月二十日國民黨在南京槍殺和平示威學生事件週年紀念日的時候。它的主要口號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侵略，力威脅中國。南京、上海及其他城市學生，已迅速捲入這一運動，勇敢進行鬥爭。該評論繼續敘述過去一年來國民黨迫害學生運動的經過，並盛讚中國青年大無畏的愛國精神。評論指出：一年來中國愛國學生備受國民黨的迫害。據上海學聯最近發表的材料，過去一年僅上海一地，就有學生遭受各種迫害，其中有二千三百人受重傷，四百一十六人被捕，六百六十七人被開除學籍。目前國民黨又採用挑撥手段和指使其在各學校的特務「學生」，對愛國學生羣衆施行暴力迫害。但一切並不能摧殘中國青年的精神，一年以來學生愛國運動繼續向前發展，目前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愛國運動正日益擴大。

美國各進步團體
抗議司法部反動措施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塔斯社紐約訊：上週美司法部長列入所謂「破壞」團體名單中的美國各進步團體，頃紛紛發表抗議聲明，譴責克拉克的行動是「恫嚇美國人民」。美國婦女大會發表聲明稱：司法部應公開向被蔑爲「破壞份子」的成千婦女道歉。該團力稱：「你們的行動，更增加了我們要爲我們自己及我們子孫爭取自由的決心」。加州工人學校校長命根斯於向報界發表的聲明中，痛斥克拉克將該校列入「破壞」團體名單中，是在實施希特勒主義的統制行爲」。被列入該項名單中的「美國出生者保護委員會」、「外國出生者保護委員會」、「美國對南斯拉夫救濟委員會」、「美國援助民主希臘委員會」等，亦均發表類似聲明。

戰爭之後

特洛岩諾夫斯基作 仲克譯

一、

一九四五年五月的日子裏，蘇聯和美國的兩個師在德國托爾卡烏城的附近相會了。這相會顯示了戰爭的迅速結束，並成爲慶祝勝利的最好的方法。蘇軍師長以盛大的午餐宴請了美軍的軍官們，而過了一天，大批的蘇聯軍官便又去美軍師長那兒回宴了。

在這些軍官中，有個重迫擊砲排的排長——哥亞赫麥托夫中尉，他有個黑色發光的頭髮，寬寬的淺黑色的面孔，突出的像炭一樣特別烏黑的眼睛；在我們的代表中，只有他是個特殊的人。可能因爲他是僅有的這樣一個中尉，而在午飯前，又向他走來了一個黑人，這人伸出他那又黑又大的手，講着俄國話說：

——美軍的中尉波里•斯密威遜。

新交的朋友便談論起來了。而且他們兩人總是在一起吃飯。

事情是這樣的巧，原來他們倆平時的職業都是教員，而在一九四三年他們倆都開赴前綫。波里•斯密威遜和哥亞赫麥托夫，戰時在自己的部隊中，兩人都指揮着一個重迫擊砲排。

——有趣的巧合，——哥亞赫麥托夫表現的說。

波里•斯密威遜握着他的手說：

——我們同你們的相會，這是件榮幸的事。

他們又講俄國話，又講英國話，相互問詢了一些漫無邊際的問題。

——你生在什麼地方？——美國人問。

——生在塔什干，——哥亞赫麥托夫答。斯密威遜高聲說：

——塔什干，卡察赫斯坦，中亞細亞！知道，讀過。

——你呢？——哥亞赫麥托夫問。

——沙爾洛特城。——知道，讀過，——另一個黑軍中尉打斷了他的話說，——在北加羅林州，靠近山鎮旁。

敘述了他自己[illegible]：父親是卡察赫一家大地主的牧人。一九二六年他自己離開了那個大地主，在距塔什干不遠的亞雷斯火車站當了一名小工。他在那裏學會了讀書寫字，以後便到故鄉的城鎮去工作了，在塔什干，加里莫•哥亞赫麥托夫進了學校。所有像哥亞赫麥托夫出身的人，加里莫是第一個進了正規的城市的學校的孩子。

——革命前，——哥亞赫麥托夫說，——不管在塔什干或在卡察赫斯坦的其他城市裏，沒有卡察赫人的學校。沙皇政府認爲我們是野蠻人，所以就把我們當野蠻人來看待。蘇維埃當局把我們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及喬治亞人以平等相待。我們卡察赫人正向着生活的更高階段邁進，現在我們什麼都有了——工業，集體農莊，自己的文學，自己的音樂，自己的學校和大學，自己的劇院，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政府……

——懂得，懂得，……你們有社會主義，——波里•斯密威遜說。

——我在中學畢了業，——哥亞赫麥托夫繼續說，——就想去莫斯科，去莫斯科大學……

——嘿，還是多麼美滿啊！——美國人截斷他的話說。

——這時我父親在一個煉鋼廠當技工，這工廠是按五年計劃在塔什干建築起來的。他同意了我的意見，便把我送到莫斯科去了。在大學裏，當局告訴我說，已經來了很多進歷史系的入學申請書，這要成爲一個很大的入學競賽呢。我覺得我已有了充分的準備，所以我便遞上了申請書。在應考試中，我列在許多同學的前面了。我成了大學生。在一九三九年大學畢了業，我想留在莫斯科；……我愛莫斯科，我特別喜歡莫斯科，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塔什干，我有我的故鄉城鎮，我回家了。戰前我在塔什干當中學校長。而我的父親在技術夜校畢業後，就在電氣工廠當了日班工程師，這就是我的經歷。波里，我家中還有妻子和兩個孩子，他們在塔什干等待着我呢，勝利之後我就去。

他敘述了自己的平生後，波里•斯密威遜說：

——我是黑人，——他嘆了口氣說，——而對於黑人來說，加里莫，生活在美國是非常困難的。一九二二年我的父親死在白種人匪徒的手裏了；而我的哥哥就教我讀書。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力，可是我終於在專科學校畢了業，當了教員。沒有自由當然不好，沒有自由就簡直不能生活，而我的生活很快就痛苦起來了。怎樣過活呢？我有知識，我自己學會了俄文，我會說法國話，西班牙話，德國話；……我讀過托爾斯泰和左拉的東西，也讀過哥德和沙士比亞，拜倫和西萬提斯的作品……但這對於黑人有什麼用呢？他有黑色的皮膚，而隨便一個白色不識字的流氓就可以把他殺死……一九三九年，三個遊蕩的流氓就在故鄉的大街上把我捕起來，無情地打了我一頓，以後我就被告了。結果，那犯是我，而不是他們。這樣我就入獄了……

他停了一下。哥亞赫麥托夫沒有打斷這種艱難痛苦的沉默。

——可是你知道，加里莫，——波里•斯密威遜比以前的聲音提高了些說，——現在在我國有許多應該變改革的事；……戰爭中很多事情教育了我們的國家，現在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在我國又開始迫害這種皮膚的人了……我相信這件事，我爲這件事去打過仗。

——這時向中尉走來了兩位將軍——蘇聯的和美國的。蘇聯將軍舉杯向波里和加里莫說：

——爲友誼乾杯吧，朋友們！

美國將軍向哥亞赫麥托夫舉杯後就向後退走了。波里也背過身去，裝着沒有聽見自己的將軍。

早上四點鐘蘇聯軍官便準備回去了。波里和加里莫交換了軍郵的番號就握別了。

二、

一九四六年初，加里莫•哥亞赫麥托夫中尉復員後回到了塔什干的故鄉。在車站上，他的親戚、同志、同學都迎見了他。他更當了中學校長，而夏天他到卡察赫斯坦看了一趟，在戰爭期間他的祖國有了多大的變化啊！

三年——時間並不長，但是在蘇維埃國家的三年中，生長了多少肥大果實並如此的壯大起來了啊！

哥亞赫麥托夫爲阿拉木圖所驚奇了。他記得它是多麼偏僻的清潔的靠近大山的一座小城市呢。他現在在他的眼前它已成爲一座大的工業新城了。他沿着熱鬧的街市走着，他計算不完這些新築的房屋了。電車響着，鐵路無聲的轉動着。數十個新建的工廠和製作廠，高高的煙筒上冒着黑煙。

加里莫騎着卡察赫的田野和草原。田地上邊有許多托拉機和康拜因。而在草原上，牛羣、羊羣、馬羣，正在安靜的吃草。卡察赫斯坦的農村經濟和畜產在戰時已大大的進步了。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加里莫•哥亞赫麥托夫被選爲卡察赫斯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他寫了關於祖國歷史學術的論文，並成爲歷史科學家的候補人。

[illegible]

三、

今年十月間，從遙遠的北加羅林州的沙爾洛特城，[illegible]寄來了這樣一封信：

「我的親愛的幸福的伙伴：……——波里•斯密威遜寫道——你還記得在德國托爾卡烏附近，我們同你們在師長那兒的午餐吧！你記得你們蘇聯將軍的那三個溫和良善的俄國字嗎？[illegible]這些話僅是在戰勝德國後，對我的幻想的初次的不太大的一次打擊罷了：……我在一九四五年復員後，他們連[illegible]紐約沒有給我。黑人同白人不能在一起走的地方，在紐約他們把我從一個酒館裏趕出來，而在這個酒館裏白人是可以乘酒作樂的，[illegible]？以後我買了飛機票，當時有個[illegible]白人覺得太不願在黑人旁邊起飛，[illegible]這就是我們的生活，這就是美國的粗暴實際了吧。

今後我的生活怎樣辦呢，——說起來真是痛苦傷心。在我的故鄉沙爾洛特城市裏，他們封閉了黑人的學校。你知道我現在幹什麼工作呢？我當了沙爾洛特街上每天清早垃圾的大汽車的車夫了，我的哥哥也在去年得肺病死了。我就是爲了這個，加里莫，去打過仗呢。

我們這裏有很多人又在談論戰爭了。這些人爲了利潤，他們在罵你們，罵你們的國家……他們打罵我們黑人……我是如何的羨慕你呀，我的幸福的伙伴！

我稱呼你伙伴你不生氣吧？本來現在我不是教員了。我是汽車夫。但是我沒有丟棄我的知識，像從前一樣我讀了很多書。在美國的城市的街上收垃圾的汽車夫，還在讀着拜倫，哥德，沙士比亞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呢；這樣做是很困難的，但是不讀書我簡直就不能生活。

朋友，只要我們向前看就不會失迷路途的。因爲世界上有蘇聯和斯大林啊！加里莫，更幸福握手。祝賀你和你們國家，更幸福[illegible]，這是由軍郵寄發的，在信封上的地址的。

你的波里．斯密威遜上」

兩個國家，兩種法律，人類的命運有多大的差別呀！

（譯自紅星報）